

幹不了也得幹

陳治策 著

鐵風出版社

中華民國二十年二月初版（第一版）

鐵風劇叢
第二種
幹不了也得幹

每冊實價國幣七角五分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版權不
所翻印

編著者 陳治策

主編者 范德烈

發行人 簡樸

地址：成都東城根街

發行所 鐵風出版社

地址：成都東城根街

經售處 全國各大書店

幹不了也得幹！

（獨幕喜劇集）

劇中人物

富紳甲乙夫妻

富紳丙丁

男學生

女學生甲乙

軍官

憲兵

茶房

佈景：一旅館內的一間客廳，正面有雙門通外，門兩邊各有大窗，窗內有布簾。客廳中間有門通另一房間。室內有大沙發，小沙發，桌，椅，燈等。

這是晚上七點鐘左右的時候，電燈明着，一茶房正用開水罐向兒茶罐內泡茶。

一會兒，左門開，有談笑聲，只見富紳甲夫婦，富紳乙夫婦，富紳丙及富紳丁走出。大家都是肥頭大腦，有圓圓的人物，各人或用小手巾擦汗，或用牙擦牙。野蠻的晚餐之後，使他們暫時只好在屋內散步，以便助胃都消化。

富紳甲妻（對富紳丁）今晚上，你那個湯燉雞實在是做得好。簡直說，只有那一個雞也就夠下飯啦。

富紳甲 不，太太，不是那個雞湯作得好，是那個雞湯作得好。大家說我的話對不對？

衆 對，對，那個雞湯真是作得太好喝啦

富紳丁 平常得很，平常得很。

富紳乙 你說是請我們吃便飯，想不到竟是這末一頓盛饌，真太破費啦。

富紳乙妻 希望我們能够常到你這兒吃這樣兒得便飯。

（衆人大笑）

（衆人各自選個地位坐下，茶房給每人上一碗濃茶，提大水壺走出。）（富紳丁從桌上拿起一盒上等雪茄，送給每個男人一枝，分頭點燃，吸着。）

富紳丙 （站起，對室中女人說）請二位「來得司」（Ladies）准許我們抽煙。

（大家大笑）

富紳甲 瞧，這是標準的老摩登，就只一樣兒，太太是改良得小腳兒，離「標準太太」太遠。同太太鬧離婚吧，不敢，另外再找一個新對象吧，更不敢。這是他終身引爲憾事的。

（大家大笑）

富紳丙 （已經坐下）缺德，缺德，他這話太缺德啦。

富紳乙 （噴出一口煙）啊。飯後一枝煙，賽過活神仙。

富紳丁 你們看這個煙得味兒怎麼樣？

衆 好，好。

富紳丁 這是朋友送我的，真正的四川金堂頭等雪茄煙，比西洋雪茄還好。可是這種四川

煙在四川抽着不好，要拿到華北去抽才好。……

富紳丙 哦，這話怎麼講？

富紳丁 四川天氣潮濕，煙不出味道。如果是拿到北平去抽，北方的大氣乾燥，煙的水分一出，再抽，呸，那味道才舒服合適呢。……

富紳乙 原來還有這末些講究。可惜我沒到過華北。

富紳丙 希望他們趕緊收復華北，咱們好到北平去抽四川金堂雪茄煙去。

衆 對，對，贊成你這句話。

（大家或喝茶，或抽煙，或低聲談話，爲時約一分鐘。）……

富紳丙 今天的晚報來啦沒有？

富紳丁 （站起，往桌上一尋）晚報一來，茶房就拿進來啦。大概還沒有來吧。

富紳丙 武漢是丟啦，現在宜昌也丟啦。你們大家對於中國的前途的看法是怎麼樣？

富紳甲 唔，我的看法是……唔，話很難說。

富紳丁 你的看法呢？

富紳丙 我看，我看……我實在有點兒看不出。不過，許多人都說最後勝利是中國的，所以我天天在等最後勝利呢。……

富紳丁 也是道理。（對富紳乙說）你的態度呢？

富紳乙 我呀，我沒有態度。

（大家大笑）

富紳丙 （大笑）哈哈，你沒有態度，這話妙極啦，這話妙極啦。

富紳乙 老實說，要不是我有了個太太連累着，我早到前線兒去啦。別，我有了幾歲年紀，勇氣還有的是。什麼戰地服務團哪，游擊隊呀，我都敢幹，可惜我有這個太太，所以，所以……

富紳甲 得啦，別說牛啦，我的表哥。記得不記得，有一天晚上，咱們回來走到旅館門口，有一個小孩兒打樺砲，把你嚇了一大跳。

（大家大笑）

富紳乙妻 （站起，有怒意）我什麼時候兒連累了你？自己鑽在窝里縮着頭不敢出去活動，倒會說我連累了你？（走往另一椅坐下）你做開兒的去作遊擊隊，服務隊，別管我。

（大家大笑）

富紳丙 得，得。（唱）「一言惹惱了尊夫人，破口大罵你這李常君」。

富紳甲 我說，嫂夫人發脾氣是有理由的，（指富紳乙）這你非賠個罪不可。

衆 對，對。來，來，向嫂夫人行鞠躬禮。

（富紳丙手拉富紳乙的臂至富紳乙妻前。）

衆 鞠躬，鞠躬。

富紳乙 （不肯鞠躬）這是幹什麼？

富紳丙 （強按富紳乙鞠躬）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

（大家大笑）

富紳丁 （阻止大家的吵鬧聲）噓，大家聲音低一點兒。（手指右壁，低聲說）這隔壁住了一位小軍官兒，脾氣很躁，時常干涉客人，同人吵嘴，據說是從前線上剛回來，看見

後方的事情幾乎什麼都不順眼。咱們是「蔡居終日，言不及義」，鬧得太兇咯，免不了惹得這位小軍官兒發脾氣，咱們可鬥不了他。

富紳甲 這是個無賴，他住他的，我們住我們的。這又不是他的家，他管得了嗎。

富紳丁 不是那麼說，這個國難期間，自然軍人的勁兒大些。俗話說「秀才遇見兵，有理說不清」，咱們何苦惹他呢？

富紳丙 你得了吧。你們怕他，我不怕他。他瞧我們不順眼，我還瞧他不順眼呢。（挑逗的態度走對右壁大聲說）混蛋！你別日以爲怪不錯的。你有權利干涉別人嗎？真有本領，到前線兒去殺日本鬼子去，別逃到這後方吓唬老百姓。（說完，很得意的走回原坐）

（大家大笑）

軍官 （在鄰屋）王八蛋！你他媽的是什麼人，敢這樣兒的跟我說話？（大家一嚇，只當是鄰屋的回罵，都有「害怕」。）

軍官 （在鄰屋）已經告訴你說，今天是九一八紀念日，我吃素。你怎麼又把蛋菜請我端來？你這個當兵房的怎麼還未混蛋？

（大家見是鄰人罵菜房）這才放下心。

富紳甲 哦，原來今天是九一八，怎麼就給忘啦？該死，該死！

甲紳乙 要說該死，你早該死好幾回啦。

富紳甲 你真缺德。

富紳乙 你想，七七抗戰紀念那一天，街上又是演講，又是演戲，又是募捐獻金。那一天，你整整睡了一天沒起床。

富紳甲 (阻止他) 喂，喂，七七獻金，你獻了多少？

富紳乙 那一天我親自上獻金台，獻了法幣五毛。

富紳甲 啊，你是本地得大富戶，才獻了五毛大洋。你還不該死？

富紳乙 說我是大富戶，未免有點兒言過其實。萬兒八千塊錢手裏還有。可是我只能捐五毛錢，其餘的我還留着預備長期抗戰呢。

富紳丙 得啦，得啦，誰也別說誰。我看咱們這幾個人真是一羣老……

軍官 (在鄰屋，接說) 混蛋，混蛋！給我另找一個房間，這個房間得四鄰太鬧，我要一個清靜一點兒得房間。怎麼會沒有呢？

富紳甲 咱們在這兒講話，他在那兒接話，這真別扯。

富紳丙 別聽那些個，如果他以後再來找岔兒，教我去對付他。現在閒話少說，言歸正經。我提議，咱們打四轉兒好不好？

富紳乙 咱們六個人，太多，不好辦哪。

富紳丙 咱們作夢啊。

富紳丁 我，叫茶房拿牌來。(開門，喊) 茶房，把牌拿來。(茶房在外而應聲) 軍官 (在隣屋) 茶房，給我叫一個電話，警備司令部。

富紳丙 今天在那兒打？這屋裏寬敞、痛快點兒。

富紳丁 不，不，還是在裏屋兒吧。國難時期，躲避點兒，少惹是非為妙。

富紳丙 你老是胆兒小，怕什麼呢？

(富紳丁對富紳丙作耳語) 好，好，就在裏屋兒，就在裏屋兒。

（茶房手提一盒麻將牌另拿一張小報紙。）

茶房 晚報。

富紳乙 給我。（接過晚報，展開，大家圍攏着閱看）

茶房 牌擺在那兒打？

富紳丁 （邊閱報，邊回答）裏屋兒，裏屋兒。

（茶房走入裏屋，聽見他在裏屋拉桌子聲，往桌上倒牌聲等。）

富紳甲 （閱報，興奮狀）哈，昨天打掉二十九架日本飛機，痛快，痛快。

富紳乙 （不再閱報）日本的飛機真不行嗎，中國是越打越強。沒錯兒，最後勝利是我們的。

富紳丁 （仍在閱報）可是××一方面的戰事……

富紳丙 怎麼樣？

富紳丁 這上邊兒，××戰況激烈，據我看報的經驗來說，凡報上一說某處戰況激烈，那就是那一個地方有點兒那個啦。

（茶房由裏屋來）

茶房 都擺好啦。（走出）

富紳乙 日本的機械化部隊實在有點兒兇。

富紳丙 我說，咱們莫談國事，打麻將要緊，來。（走入裏屋）

富紳甲 你們先打去，我同太太先作夢。

富紳乙 也好，給你們夫婦倆一個機會在這兒談愛情吧。

(衆人一笑，走進裏屋，只餘富紳甲及妻。)

軍官 (在鄰屋) 茶房，警備司令部的電話給我再叫，非叫通不可。

富紳甲妻 你想這個地方會不會被轟炸？

富紳甲 很難說。一時許不要緊。

富紳甲妻 我看咱們還是決定往峨嵋山去吧。那裏又可避警，又可以避難，不是兩全其美嗎？

(敲門聲，進來一個男學生，手拿白布旗，寫第一募捐除。甲女學生，肩背白布錢袋，乙女學生，手拿紙本子，鉛筆。三人進來，很客氣對富紳甲夫婦行禮，富紳甲夫婦仍坐着，處以冷淡的態度。)

男學生甲 先生，太太：今天是九一八，是七年前，日本帝國主義進攻我們中國的紀念日。從去年起日本強盜又佔領中國更多的土地，殺害我們更多的同胞，可是日本強盜的野心是更想吞掉整個兒的中國，殺盡我們四萬萬五千萬的同胞。
(裏屋打牌的四個，這時也都慢慢走來看究竟。)

(乙女學生見人多，想作進一步的說服工作。)

女學生乙 諸位先生，諸位太太，中國已到了最後關頭，現在只有一條路，永久抗戰。大家要萬眾一心，抗戰到底。要有錢的出錢，有力的出力。我們是第一募捐除，請諸位先生太太隨意捐幾個錢。

富紳丙 (走近三學生前) 剛才你們的演講還不夠勁兒，應當這末說：諸位先生，諸位太太，中國四萬萬同胞不分老幼，不分貧富，要站在一條戰線兒上，誓死抵抗。要流出最

後一滴血！我們要抗戰必勝，建國必成！有錢的要多多出錢！有力的要多多出力！中華民國萬歲！中華民國萬歲！（後幾句像口號式的說出）瞧，比你們說的好不好？

三學生 好，好，好！先生比我們高明得多。請隨意捐吧。

富紳丙 錢哪，沒有。（退往一邊）

富紳乙妻 我們不是不捐，是信不及你們。

衆 對了。

女學生 我們都是愛國的熱血青年，請看我們的徽章。

（三人舉示胸前徽章）

女學生乙 諸位無論捐多少錢，我們都記錄在這本賬上，給你收條，將來還要在各報紙上公佈諸位的姓名。

富紳丙（對學生說）走，走，我們現在還忙着呢，沒有功夫同你們說廢話。（對打牌的三人）走，走，還繼續打我們那四轉牌。（對富紳甲及甲妻）你們倆還得作會兒夢。

（打牌的四人剛要進裏屋時，只聽鄰屋人說話。）

軍官（在鄰屋）混蛋，混蛋，混蛋！

（大衆一夥打牌的四人走進屋裏）

軍官（在鄰屋）警備司令部，電話叫不通也得叫。再叫不通，我槍斃你。

女學生乙 請二位多少捐一點兒吧。

富紳甲 好，（對妻說）你拿出一毛錢給他們吧。

（富紳甲妻從錢袋內取出一毛給乙女學生，并接過收條。）

三學生 謝謝。(三學生走出)

富紳甲妻 現在最熱烈作救亡工作的，恐怕還是這些青年男女學生。

(裏屋打牌吵架)

富紳丙 (在內) 你非打那一張白板不可。

富紳乙 (在內) 我非不打不可(走入外間)

富紳丙 (追出) 你打了我的大三元就成啦。你說適打白板，為什麼不打白板，偏打東風？這不是豈有此理嗎？

(富紳乙妻及富紳丁隨出)

富紳乙 我愛打那一張就打那一張，你管得了嗎？

衆 (勸止) 算啦，算啦，再一展牌吵架，教別人聽見笑話。

富紳乙妻 打牌沒有牌品。

富紳丙 誰沒有牌品？

富紳乙 可惡！

富紳丙 你可惡！

衆 不要吵啦，看人笑話。

(兩人繼續吵架，衆人極力勸解)。

(軍官，憲兵，破門而入。軍官怒氣沖沖，手指室內各富紳。)

軍官 混蛋，混蛋，混蛋！

富紳丙 素不相識，一進門兒就罵人混蛋，這是什麼道理？

軍官 混蛋 混蛋，混蛋！你就特別得混蛋！罵你們混蛋還是輕得，我還要槍斃你們呢。

我問：你們在這兒幹什麼，吵什麼？

官紳乙 哦，我們在這兒說笑話呢。

官紳丙（急插嘴）我們討論一個國家的問題，意見不同，爭辯得很激烈。

衆（附和）對啦，對啦。

（憲兵這時走到左室門口）

軍官（大聲）混蛋！

憲兵（手指左室）在這兒討論打麻將救國的問題，是不是？

官紳甲 也不過在這兒玩兒一玩兒。

憲兵 國難這樣嚴重，這是大家玩兒的時候嗎？

官紳丁 念我們是初犯，請二位饒我們這一次吧。

（憲兵走近軍官，耳語）

憲兵（對衆人）說，你們願意死，願意活？願意死，我把你們帶到警備司令部，槍斃了你們。

官紳丙 請二位原諒吧，我們願意認錯。

軍官 那末是願意活嗎？

憲兵 好，跪下，每人自己說三聲『我不是人。』

（衆人面面相覷）。

軍官（厲聲）跪下！

(衆人只得慢慢跪下。)

憲兵 (厲聲) 說！

(衆人低頭開始說時，軍官與憲兵悄悄走出。)

衆 (大聲) 我不是人，我不是人，我不是……

(衆人說到這裏，抬頭，發覺軍官與憲兵已去，即不再往下說，站起。)

衆 (低聲) 混蛋！

官紳丙 (大聲向門外說) 混蛋！混蛋！混蛋！(軍官與憲兵又進來，官紳丙爲掩飾起見，

轉對屋內人，指罵。)

衆 對，對，對。 (混蛋，混蛋，混蛋！剛才這兩位武裝同志教訓你們的對不對？)

官紳丙 (對衆教訓) 你們都是些昏聩糊塗，毫無心肝，麻木不仁的敗類，國家危難到了

這個地步，不知道盡自己的力量報效國家，竟躲在這裏偷閑苟安，醉生夢死。我要有手

槍，我一定都槍斃了你們！你們自己說，該死不該死？

(軍官與憲兵這時掏出手槍。)

衆 該死！該死！

官紳丙 (很和氣的對軍官和憲兵說) 二位看對不對，我這樣兒教訓他們？

軍官 (用手槍對着衆人) 走！

衆 往那裏走？

憲兵 遊擊隊，戰區服務團，隨便你們。

衆 我們幹不了喂。

軍官 幹不了也得幹。走！

憲兵 走！

(軍官在門外等，衆人次第走出，憲兵在後押着)

(完)

瘋 了 的 壯 丁

(獨幕劇)

劇中人

(以出場先後爲序)

1. 算命先生

7. 傷兵

2. 道士

8. 瘋壯丁

3. 乙鄉民

9. 更夫

4. 丙鄉民

10. 保長

5. 丁鄉民

11. 巡警

6. 老鄉婦

佈景

大街上，靠近高台階旁邊一破方桌，兩個方凳。時在某日的午前，暖和的太陽正照着。開幕時，一道士用竹馬引一穿道袍的算命先生到桌後坐下，幫忙陳設簡單的算卦用具，桌前布上寫着『問道于盲』四個字。

道士

先生，你要當心你身上穿的這件道袍，啊。因爲這是我偷出來給你用的，如果弄髒咯，我師父看見咯，問起來，他是要見怪的。

算命

(說話帶山東口音)我早就知道啦，你何必天天囑咐我呢？你說我那一天把他弄

髒過？

道士

我是怕你弄髒咯，我不好交代。你知道，我担着不是呢。

算命

好我知道啦。(稍停，這時已陳設完畢)喂，待一會兒你來算一卦，哦。

道士

（一愕）我來算一卦？哈哈，別人不知道，你這一套騙人的把戲還是我教給你的。你這罐裏裝的幾個小，我還不知道嗎？哈哈，來我算一卦？你還虎我嗎？

道士

喂，喂，你別囁嚅，兩邊有人來沒有。

（向兩邊一望）沒有沒有。

「睜開眼，又四外一望」你聽我說，我在這兒已經擺攤兒擺咯好幾天了。可是生意不好，一天頂多弄五六毛錢，回頭你把道袍脫咯，趁個機會，假裝着來我這兒算一卦。不管我對你說得對不對，反正對也是對，不對你也說對。這末一來，引上竿兒啊！

道士

哈哈你真是我想的妙，我弄這巧。好，我，我今天再幫你個忙。可是你，得略錢，咱們二一添做五。

算命

咱們不是已經在你廟裏講好了嗎？怎麼以前是三七分賬，今天忽然又改變成二一添做五了呢？

道士

喂，以前是以前，今天是今天，這叫作月下一言為定，早晚市價不同。你想，你一個下江人，來到這兒，無依無靠，誰也不敢收留你。住店沒店錢，吃飯沒飯錢。廟裏師父也不肯讓你住。多虧我好心好意，背着師父偷偷兒的把你留在廟裏住齋，吃着。出來擺卦攤是我給你出的主意。你穿的這件道袍，是我偷偷拿我師父的，寫的是叫你裝個像點兒，對半分賬，算過分哪？

算命

呃，我的兒子去當兵，現在一點兒消息都沒有。山來我的家鄉被日本鬼子佔領，我一個人逃出來，找兒子又找不到，手裏已沒有半文錢，舉目又無親無友，斷然

道士

擺卦攤，可是我又不行，一天能弄到幾個錢呢？難道你老哥還不應該可憐可憐我嗎？要不是日本鬼子，我不會窮到這個樣子啊！

你說的是真是假，我都不管。可是，你這個法子是我給你想出來的，你這攤子上的東西是我出錢預備的，你這一件道袍連帽是我偷偷借給你用的，就是你用這張桌子，這兩個凳子，連這根竹棍，也都是我給你借來的。對半平分，我還是客氣演呢。你若是不願意，這些東西我還是還人家。

算命

好，一切依你。你怎麼說，咱們就怎麼辦吧。

算命

△遠處有人聲。

道士

有人，我一會兒再來吧。走出

算命

「急閉眼，向道士囑咐」你一會兒把衣服換一換再來，別叫人認出來咯。

算命

△乙鄉民約四十餘歲，走人，坐台階上，脫衣，捉蚤，搔癢，晒太陽。

算命

「偷睜眼望」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龍巳蛇午馬未羊申猴酉雞戌狗亥豬「用手指指算着，口中仍念念有詞，只是以下字音不清，時時偷望乙鄉民，但乙鄉民只是捉

蚤，搔癢，并不理他。」

算命

△乙鄉民繼續前態，口中呼哼着戲劇，「二簧或其他土調戲」。

算命

△算命先生只好乾乾的自己着急別人不上竿。

算命

△遠處有談笑聲，只見丙鄉民約五十歲與妻子丁鄉民約六十餘歲一同走入，與乙

乙

鄉民打招呼。

乙

你們倆往那兒去呀！